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公交“女神”的牛年小目标

本报记者 王维砚

2月11日,除夕一早,北京300路外环公交车驾驶员刘淑芳和爱人杨玉斌比平时早起了将近两个小时。洗漱完毕,杨玉斌提前将私家车启动、开启暖风。这样等妻子踏踏实实吃完早饭,两人就可以一起沿着三环路开一圈。

杨玉斌是300路外环公交车的一名安全员,他与妻子刘淑芳同在一个车队工作,逢年过节或是遇到特殊天气、重大活动,两人总会一起提前绕着三环路外环开一圈排查路段的安全隐患。

这份两人之间的别样浪漫,已经持续了21年。

“老杨,今年就地过节的市民多,估计道路应该没以前那么畅通。”

“对,乘客也会比以前多,你开关门、进出站一定要格外注意。”

两人一言一语地讨论着行车安全,这也成了他们之间最常聊的话题之一。

1个多小时后,夫妻俩到达十里河公交场站。

杨玉斌拿出安全行车“见面本”,将刚才两人总结出的“安全经”写上面,见到来接班的驾驶员就逐人叮嘱。

不多时,刘淑芳已做好发车前的准备。“到点了,我出发了。”刘淑芳冲着杨玉斌摆了摆手,将车辆驶出。

13时,刘淑芳结束工作,回到车队拿起手机给爱人发了一条信息。刘淑芳和爱人之间很少打电话,他们担心电话铃声会影响彼此的工作。在没有微信的年代,他们的通讯方式除了短信,还有家里的字条。

接近凌晨1点,杨玉斌在保障最后一班300路外环公交车平安到达后,终于和妻子、同事们吃上了迟到的年夜饭。而和家人的团圆饭要等夫妻俩都休假的时候才能补上。

今年是刘淑芳职业生涯的第36个年头,两个月后,她即将告别岗位光荣退休。因为颜值高、驾驶技术过硬,她常被同事们称作公交“女神”。此前她曾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刘淑芳给自己立下了牛年的“小目标”:退休前安全行车80万公里,用北京公交颁发的“金方向盘”奖,为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高压线上的“舞者”



赵春青 绘

本报特约记者 朱润胜 本报通讯员 王胜利 李榕榕

在离地20多米的高空从事22万伏高压带电作业,工作近30年,高强度、高危险操作累计万余次,全国劳模、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输电检修二班班长高会民,被同事们形象地称为高压线上的“舞者”。

有人说,高压电是凶悍的“老虎”,带电作业无异于“虎口拔牙”,干这行就是要胆大心细。手脚并用攀上高耸入云的铁塔,与高压导线“亲密接触”,在外人看来,每一次都是出生入死的考验。但高会民有自己的心得:“只要摸透它的‘脾气’,掌握了科技手段,这只‘电老虎’同样可以驯服。”

高会民,1991年入伍,在海军某部服役当潜水兵。1994年退伍后进入秦皇岛电力公司工作,成为一名输电线路检修工。

为保障供电质量,高会民工作时要带电作业,这样可以避免跳闸或停电造成损失。每次,他都要穿上密不透风的屏蔽服,背上20多公斤的传递绳、工具袋,一步步爬到高空作业。

高会民早已习惯了在复杂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他出色完成了千余条新建线路的验收任务、万余次线路巡检维修工作及带电抢修抢险作业,消除了数百个线路重大安全隐患。

在供电公司,高会民还是同事们口中的“发明家”。

在高会民创新工作室里,他如数家珍地向参观者展示小发明、小创造。这里没有“高大上”的精密仪器,大多是来源于一线、应用于一线的实用新型专利。高压带电作业修补导线滑动平梯让检修人员可以坐在平梯上作业,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还多了一道安全保障;架空输电线悬挂异物清除装置,使用后,在地面即可清除电线上的异物,不用停电、省时省力,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高会民仅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就获得了54项。

如今,49岁的高会民仍然活跃在检修一线,他把自己的心得、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同事们分享。

“我的创新之路还很长。”高会民说。



一顶草帽,一袭素衣,一个甲子,坚守“粮”心——

麦田守望者

梁增基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任恒敏 张翟西滨

“要吃粮,找老梁。”
“南有袁隆平,北有梁增基。”
不知何时起,两句民谣起于陕西长武,传于关中,流向全国。民谣的主角正是陕西省长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我国著名旱区小麦育种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梁增基。

“我已87岁,依然觉得人生应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将继续干下去,直至不能动弹为止。”梁增基如是说。

扎根西北旱原的南方人

他犹如一粒默默无闻的种子,不论被风带到多么荒凉贫瘠的土地,也会努力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61年,28岁的广东茂名人名梁增基从西北农学院毕业,与25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长武县农业系统工作。

犹如一粒默默无闻的种子,不论被风带到多么荒凉贫瘠的土地,也会努力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在长武,一待就是20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渭北旱原,小麦平均亩产只有32公斤,1965年是难得的丰产年,亩产也不过78公斤。

“不是土地不好,而是小麦品种太差。”经过一番科学调查,梁增基找到了原因。

对症下药,他引进了外地良种。谁料想,一场流行甚广的锈病,将麦秆都锈成了一把灰。梁增基认识到,“‘拿来主义’行不通,还得自己育种。”

从零起步。他从农场借来两亩地,整地划区,拉行开沟,将麦秆都锈成了一把灰。梁增基认识到,“‘拿来主义’行不通,还得自己育种。”

从麦秆起步。他从农场借来两亩地,整地划区,拉行开沟,将麦秆都锈成了一把灰。梁增基认识到,“‘拿来主义’行不通,还得自己育种。”

播种、锄草、施肥、防虫、立标、建档,一刻未消停;田间记载、扬花、抽穗,一株也不放过……夏天,不顾蚊虫叮咬、烈日暴晒,察看小麦扬

花升浆;冬季,蹲在北风凛冽的田间,冻得瑟瑟发抖,观察记录麦苗表现和冻害。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用国内外抗冻、抗锈、丰产不在一个品种上的三个品种进行复合杂交,历经上万次的单株选择后,1971年,他培育的条锈免疫、抗冻、抗旱、丰产小麦品种“7125”“702”终于问世,长武小麦亩产首次突破100公斤。

随后几年,他又用“702”的姊妹系培育出“秦麦四号”。该品种被推广到整个咸阳北部、陕甘两省6个地市,年种植面积152万亩,累计达700万亩以上,成为关中渭北、甘肃旱地小麦播种面积最大的品种,小麦亩产跨越200公斤大关。

由于该品种抗锈力特强,在推广区域形成“锈病隔离带”,阻挡了锈病远距离传播,该项目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是当时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单位项目。

要吃粮,找老梁

一顶草帽,一袭素衣,梁增基培育出的3个国审、4个省审旱地小麦良种,累计推广1.2亿亩,增产50亿公斤以上,增加经济效益超60亿元。

1980年,严重干旱。梁增基在1975年杂交的杂种后代中发现一株秆很矮、长势良好、颗粒饱满的小麦单株,他当即将其作为重点选育。

1983年,天气多雨,该系统呈现出抗病性好、成熟优良的株行,他立刻将其作为新品种“长武131”选定下来。

几经省级试验,该品种被确认为半矮、抗旱、稳产、丰产、不易倒伏新品。“它比‘702’等高秆品种矮0.45米,穗粒数达33粒,千粒重达52克,推广后成为旱原首个由低产变高产的小麦品种。”梁增基介绍说。

中科院西北水保所在长武王东试验区种植了2530亩“长武131”,平均亩产313.3公斤,部分田块亩产达423公斤。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终身从事小麦育种的赵洪璋院士点赞说:“旱地小麦亩产400公斤,了不起!”

科研路上没有止境,多次冲破亩产大关后,梁增基依然在奔跑。

1985年,育出“长武134”,高产、优质、矮秆、抗锈病、抗叶枯、抗冻旱、抗倒伏,亩产可达450公斤,被视为地膜麦,在渭北地区全面推广。

2001年,育成优质多抗高产的“长旱58”,穗粒大、光合功效强,籽粒优良,黑胚率低,成熟落黄好,不仅是百姓爱吃的面条、馒头食材,又宜作商品粮。该品种在2006年后一直是主播良种在渭北中西部推广,并扩大到豫、鲁等旱地区域,年种植面积超300万亩,目前仍在使用。

2011年,成功选育出“长航1号”,抗锈抗旱,亩产达500公斤,创陕西旱地之最。中科院验收组专家惊叹道:“旱地小麦长得像水地一样,简直是个奇迹!”

几十年来,一顶草帽、一袭素衣,梁增基用独创的五项理论技术育种,改变了当地的种植模式,解决了旱地小麦的锈、冻、倒、旱、筋、黄矮病等六大难题,培育出的3个国审、4个省审旱地小麦良种,累计推广1.2亿亩,增产50亿公斤以上,增加经济效益超过60亿元。

“要吃粮、找老梁”“旱原小麦创奇迹,吃粮感念梁增基”……梁增基守望麦田的故事流传开来。

“粮”心镌刻在丰收大地

“凡人干点实好事,不计报酬心更宽,要想图名利就别干育种,育种就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孤独,耐得住清贫,耐得住辛苦。”

2005年,72岁的梁增基高龄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依然往返于县城与试验基地间的十里路上。

此心不移系麦田

细想其中的曲折令人震撼,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而良种的培育很可能十年也见不到成效,这8个标本真正是梁老人生画卷的浓缩——一场育种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守一不移,守望麦田。

时代的巨轮,隆隆前行,众声喧哗中,人们在一件事情上保持专注的能力越来越成为稀缺品,即使是在科研圈,也有人忘了“绝知此事要躬行”,有人不再“板凳坐得十年冷”,梁增基身上“择一事、爱一事、终一生”的精神品质,正是时代的匠心——数十年如一日在专业领域、在那一方麦田上精耕细作,才能寻觅到那一两颗适合的“植株”。

像梁增基这样执拗坚守,此心不移专注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还有很多,哪怕是离群索居,哪怕是艰难困苦,哪怕是无人关注……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守在大漠深处,面对青灯古卷,将几十年的心血,倾注于石窟研究。

国之勇士钟南山坚守医疗一线,救死扶伤,执着追求,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

攀登科学的高峰、探索未知的路径、思索未解的难题,都需要经年累月的知识积

累和大量汗水的付出,眼下我们还有很多科研难题待解,还有很多技术正在“卡脖子”,越是追求尖端,越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守一不移,精耕细作。

“与大地拥抱更近,看天空才能更远”,在87岁的高龄,梁增基依然在那一方麦田,向人生和生命的极限发起挑战,一个人和一粒种子的故事还将续写。科学探索没有极限,但是有永恒的追求,而梁老抵达的正是这样的境界,“跳过一个高度,又有一个新的高度正在等待”。

对梁老,对他们,在追寻答案的路上,此心不移系麦田。

在海拔5000米云端把每一封信、每一件包裹送到牧民手中——

行走在生命禁区的“雪域信使”

本报特约记者 张中源
本报通讯员 张宇 曲珍

平均海拔5000米、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40%、年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这里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县——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一个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地方。

“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用这句俗语来形容双湖,再合适不过。在这里,有一朵“邮花”默默奉献青春,被双湖县1.4万牧民群众亲切地称为“雪域信使”。她就是双湖县邮政分公司总经理、全国劳模益西卓嘎。

邮政所来了新员工

2005年7月的一天下午,一位瘦弱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麻袋,在双湖县邮政所门前张望,瘦削的脸上挂着些许疲惫。

一会儿,从邮政所里走出两名工作人员,热情地招呼道:“你是益西卓嘎吧,欢迎你的加入!”

走进邮政所,眼前的情景让益西卓嘎惊呆了,“室内的陈设简陋不堪——一个办理

业务的柜台、一张堆放邮件的桌子和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初到双湖,益西卓嘎首先要面对生活上的不便,“那时,我住的是借来的杂货间,吃的水要等运水车送来,或者到10公里外的河里去打;填饱肚子的只有糌粑、牛羊肉,蔬菜、水果想都不敢想。”

恶劣的条件让益西卓嘎有些犹豫:要不还是回老家吧?但她很快想起与家人道别时,邮递员父亲江巴的叮嘱:“邮递员职责重大,一定要好好干!”

她下定决心:在双湖干出成绩来。

安顿下来后,益西卓嘎才发现,自己是双湖邮政所成立以来的第3名员工。在此之前,邮政所长期只有两个人:所长卓美、职员松地。两人都识字,送邮件时,要先找人识读,弄错邮件是常有的事。

于是,益西卓嘎到岗后的第一件事,是教同事认字。渐渐地,投递工作的错误率大大降低。

“双湖需要我”

有人曾形象地形容,西藏邮政的普遍服务是邮政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到了漫长的冬季,双湖的气温有时

会降到零下40摄氏度,邮递员面临的是生命的挑战。

2010年11月的一天,益西卓嘎和驾驶员嘎尼玛到措折强玛乡投递邮件时,途中突遇暴风雪,大雪很快铺满了眼前的世界,也困住了邮车。更要命的是,通讯设备也没了信号。

“我和司机又困又冷又饿,但是不敢打盹。在寒冷的野外,一旦睡熟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益西卓嘎仍心有余悸。

暴风雪无情肆虐,黑夜很快来临,气温也越来越低,两人在漆黑黑夜中煎熬。

所幸,天亮后,嘎尼玛徒步走了20公里路,终于打通了求救电话,两人脱离险境。

常年的劳苦奔波,益西卓嘎的身体垮了,肾炎、胃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缠身。

爱心人士疼地劝她:“要不申请调去低海拔地区工作,实在不行,辞职回拉萨重新找个工作。”

可益西卓嘎却说:“我亲身经历了这里邮政的发展,双湖需要我。”

“心中有火一样的热情”

“我刚来时,双湖邮局只有报纸预订一

项业务。后来,我们先后开通了汇兑、包裹、函件、报刊、集邮、农牧区乡邮通信、邮件投递、代收费和网上购物等便民惠民业务。”2014年,益西卓嘎担任双湖县邮政局副局长。新岗位赋予了她更大责任,也给了她更大动力。

措折强玛乡2村的次仁卓嘎,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孤寡老人。自2010年与老人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后,益西卓嘎经常到老人家中拉家常,帮她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一次,双湖县下起了数十年一遇的大雪,益西卓嘎不顾外面齐膝的大雪,给老人送去了食物,让老人感动不已。

老人丹培是一名电工,靠帮村民修电器维持生计。益西卓嘎见他生活捉襟见肘,就耐心教他“邮乐购”技能。如今,丹培老人每月通过电商平台的收入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上千元。

有人问益西卓嘎,“5000米海拔、15年坚守、疾病缠身,值得吗?”

她的回答是:“在双湖很少见到树木和绿色,是邮政人为这片荒凉的地方带来了一抹绿色;在双湖很少见到人群拥挤、热闹非凡的场面,但我们心中一直有一团火一样的热情。”